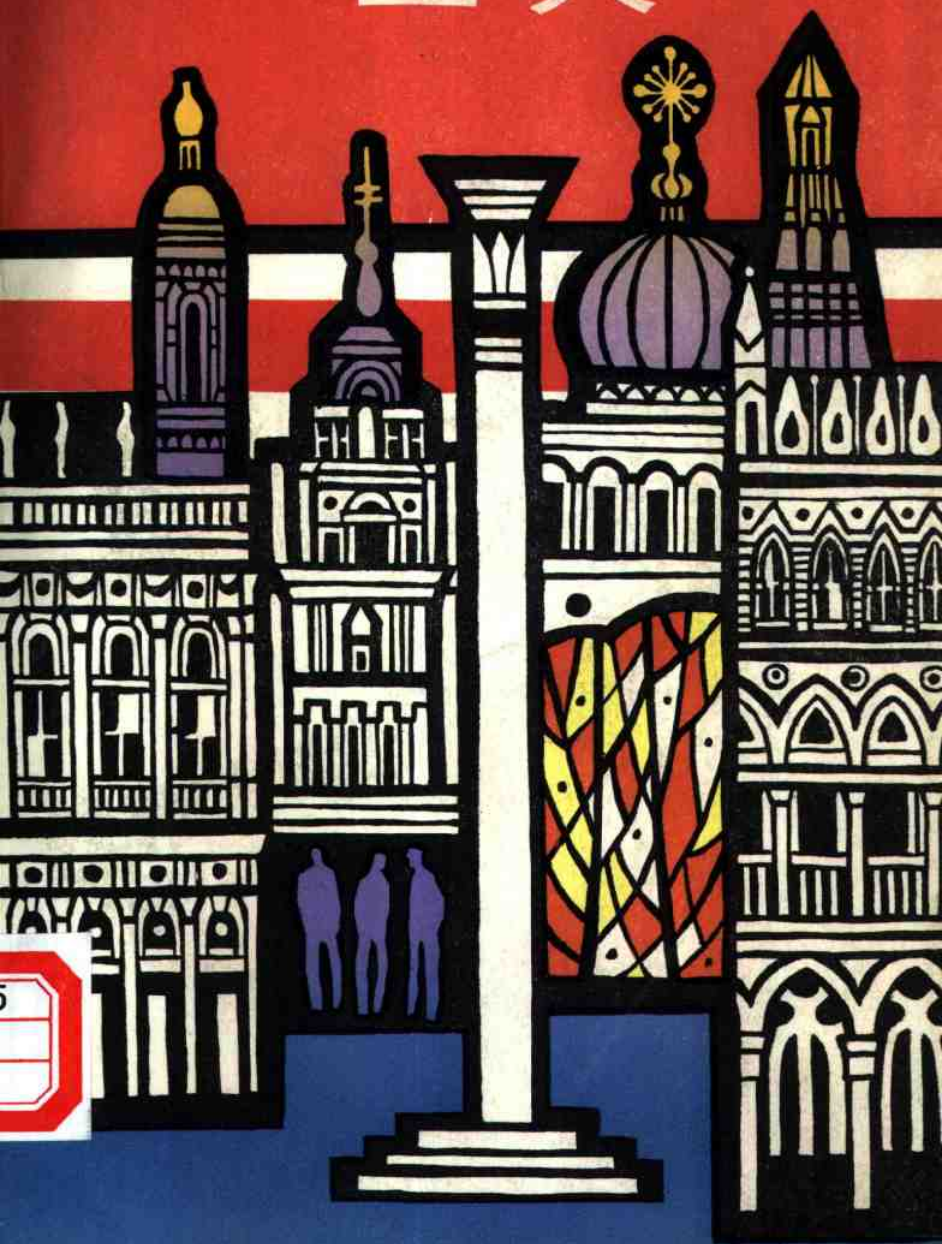


高尔基 著

三人



三 人

〔苏联〕高尔基 著

钟石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 Горький

ТРОЕ

本书根据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Москва 版译出

三 人

【苏联】高尔基 著

钟石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195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 册

书号: 10188·633 定价: 1.95 元

序

钟石韦同志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三人》，现在重新出版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有一段颇不寻常的经历的。

据译者告诉我，这本书是他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抓去，关在南京监狱时，从英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四年出狱后，由他的朋友欧阳山同志送请鲁迅先生校正。经过几个月工夫，鲁迅先生根据日、德文本校订完毕，在退回译者的书本里夹满了审改意见的纸条。这是确实的，在《鲁迅日记》中，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有这样一则记载：“晴，大热。晨至下午校读《其三人》译本……”“其三人”是鲁迅先生对英译本书名《Three of Them》的译法。可惜那些纸条在抗日战争中全部丢失了。

这件事，使钟石韦同志十分感动，并受到很大鼓舞；而在鲁迅先生，则是极平常的。在鲁迅先生并不很长的一生中，为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介绍发表，帮助出版，写序言，作后记，代领和转寄稿费，这类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他常常深更半夜，当嚣闹的城市已经入睡时，还在给青年写回信。

鲁迅先生曾经单纯地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人总比老年人好。后来，大革命失败的血的事实，使他认识到自己的偏颇。他目睹青年中有人或者告密卖友，或者助官捕人，拿别人的血来染

红自己的顶子。原来无论青年老年，是分属两个阵营的，他从进化论进到了阶级论。从此以后，他对于革命的青年就特别爱护，对于被反动统治者所逮捕、虐害的青年，更抱着最深的同情和关怀。他的《写于深夜里》，就愤怒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落到他们黑暗牢狱中的革命青年的残酷迫害。我想，鲁迅先生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来校阅一个狱中青年的译稿的吧。

鲁迅先生热爱青年，无私地帮助青年，但他从来不谄媚青年，不迎合青年的缺点。相反，正因为爱之愈深而要求也愈严格。他说：青年作家可以被骂杀，也可以被捧杀；而被捧杀的往往比被骂杀的多。作品受捧，有各种情况：有的是固于识见，滥发溢美之词，这需要提高批评的水平；也有的是文风不正，互为交易，投桃报李；还有的是存有私心，讨好青年，以捞取某些益处。诸如此类，特别是后二者，群众甚为不满。不过，日子久了，这套把戏总是会败露的，这样捧起来的作品，也决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对待青年的作品，鲁迅先生从来是有好说好，有缺点说缺点。他最厌恶人们封他为“青年指导家”，但他却默默地、切切实实地真正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们，虽然有时候也受到一些青年的误会甚至于攻击。

《三人》是高尔基早期的著名作品。其中写了十九世纪末俄国一个小城市里三个青年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和最终所走的不同道路：一个走进了剥削者和吸血鬼的圈子，但又不满足于周围生活的虚伪，最后沦于自我毁灭；一个虽然憎恨周围环境的恶浊，却又没有勇气跳出那个污秽泥沼；一个则断然和黑暗社会相对抗，终于在革命者中间找到了应走的道路，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可见在同一社会里的青年，而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选定的。在污泥中有腐草，也有挺立的鲜花。

石韦同志的译本，经鲁迅先生校阅后，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现在重印，是根据高尔基最后删定的俄文本校订过的。

林 默 涵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克尔热涅茨河^①畔森林里散布着许多孤坟，里面腐烂着一些笃信旧教的老人的枯骨。其中有一位老人名叫安基帕，克尔热涅茨河两岸的村子里还流传着他的故事。

安基帕·鲁涅夫是一个有钱的农民，性格严峻，在尘世的罪孽里活到了五十岁，经过认真沉思默想以后忧郁起来，就离弃了家庭，去森林里隐居。他在一处深谷边上，为自己造了一间茅屋，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八年，无论冬夏都是一样，不让任何人进屋，就连他的亲友也不例外。有时，人们在森林里迷了路，碰巧走近他的茅屋，常能看见安基帕跪在门槛里面做祷告。他的样子非常可怕：长斋和祷告把他弄得骨瘦如柴，披头散发，象一只野兽。他看见了人，就站起身来，默默地对来人鞠躬到地。如果人家问他怎样走出林子，他就默默地用手指点路径，又一次对人鞠躬到地，于是回身走进屋子，随手把门关上。在这八年中，人们常常看见他，但从来没有人听见过他说话。他的老婆和孩子们来了，他收下他们送来的食物和衣服，然后象对所有的人一样，对他们鞠躬到地，但也象对所有的人一样，对他们也不说一句话。

他死在拆毁隐士修道茅舍的那一年，他是这样死的，

县警察局长带着一队人来到森林里，他们发现安基帕正跪在茅屋中间默默地祈祷。

“你这家伙，”警察局长叫道：“出去！我们要拆你的窝了！……”但是安基帕不理睬他。

不管警察局长怎样叫喊，老人一句话也不回答。警察局长命令他手下的人把安基帕从茅屋里拖出去。但是那些人看见老人不理睬他们，还是在虔诚地不断祈祷，就被他那坚定的诚心感动得惶惑不安，也就不听从警察局长的吩咐了。于是，警察局长下令拆毁茅屋，他们就十分小心地去拆屋顶，害怕打伤这个祈祷者。

斧子在安基帕头顶的上方敲响着，木板劈碎了，掉在地上，砰砰的声音响彻树林，受惊的鸟儿在茅屋周围惊飞起来，枝头的树叶在颤抖。但老人始终在祈祷，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茅屋四壁的圆木开始滚落，但房主人仍然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到最后几根圆木滚向一旁，警察局长亲自走上前去抓住老人的头发时，安基帕才举目望着天空，轻声对上帝说：

“大慈大悲的主啊，饶恕他们吧……”

接着，他仰天跌倒，就死了。

这事发生时，安基帕的大儿子雅科夫正当二十三岁，小儿子捷连季十八岁。雅科夫是一个漂亮、强壮的小伙子，在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就在村里赢得了—个叫“二楞子”的外号。父亲死时，他已经是全区最出名的浪荡子和捣蛋鬼了。他的母亲、村长和邻居——人人对他有怨言；他曾被关进拘留所，被人用桦树条鞭打，不加审问地随随便便挨过揍，但这一切都没能制服雅

① 伏尔加河左支流。

科夫。他在村子里跟那些旧教徒为伍，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那些旧教徒象耗子那样精打细算，死守旧教规，对任何新事物都采取严厉的态度。雅科夫抽叶子烟，喝伏特加，穿德国式的衣服，从来不参加祈祷和跳神仪式。当一些规矩人提起他父亲的事迹来规劝他时，他就采取嘲笑态度答道：

“别忙，尊敬的老人家们，无论什么事总有个限度。等我作恶作够了，我也会忏悔的！可是现在，那还早呢。不用拿我老子来教训我。他作恶五十年，也只忏悔了八年。我的罪过还只是小鸟身上的绒毛，等罪过长得象老鸦身上的羽毛一样的工夫，那就是小伙子悔罪的时候了。”

人们说雅科夫·鲁涅夫是“异教徒”，对他又恨又怕。他在父亲死后将近两年，就娶了亲。他父亲干了三十年活积攒起来的一大笔家产，都被他放荡的生活彻底毁掉了，所以在本村已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他在远村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孤女，为了举办婚礼，竟然卖掉了他父亲的养蜂场。他的弟弟捷连季，是一个胆小怕事、沉默寡言的驼背，有两只长胳膊，没有干涉他的生活。他的母亲有病，老躺在炉炕上，就在炕上用不吉利的、沙哑的声音对他说：

“你这个该下地狱的！……要顾惜顾惜你自己的灵魂！……好好想想吧！……”

“别担心，好妈妈！”雅科夫答道，“父亲会替我在上帝面前说情的。”

起初，差不多有一整年光景，雅科夫和他老婆和睦相处，平静地过着日子，甚至也开始干些活；后来却又放荡起来，整月整月不回家，等回到妻子身边时，已被人打得鼻青眼肿，衣服扯得稀烂，饿得象什么似的……雅科夫的母亲死了。在她下葬后的

追悼宴上，喝醉了酒的雅科夫把他的老仇家村长打成了残废，他因此而被拘留在劳改队里。刑满开释以后，他头发剃光了，神情阴郁，心怀怨恨，重新回到村里。村里的人越来越恨他，也迁怒于他一家，特别是恨那个不得罪人的驼背捷连季。捷连季从小就是当地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取笑对象。雅科夫被人叫做囚犯、强盗，捷连季被人叫做怪物、妖巫。捷连季对这些咒骂和讥讽一声不吭，但雅科夫却公开恐吓所有的人：

“好吧！等着吧！……我会给你们厉害看的！”

他四十岁左右时，村子里发生了一场大火。他被控纵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雅科夫的老婆——她在那场大火里发了疯——和他的儿子伊利亚，一个体格健壮、两眼乌黑、神情严肃的刚满十岁的孩子，都被丢下，归捷连季照管了。这孩子一上街，小孩子们就追着他扔石头。大点儿的孩子看见他，就说：

“嘿，你这小鬼！囚犯养的！……死了算了！……”

捷连季不能干活，火灾前卖过煤焦油、针线和各种杂货。但是，大火烧掉了半个村子，也烧掉了鲁涅夫家的房屋和捷连季的全部货物。所以，这场大火过后，鲁涅夫家除剩下一匹马和四十三个卢布的现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捷连季看到自己不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下去了，就把嫂子交给一个孤身的穷妇人照管，一个月贴她五十戈比；他自己买了一辆旧马车，带上他的侄儿，决定到省城里去投奔鲁涅夫家的一个远亲彼得鲁哈·费里莫诺夫，一家小饭馆的掌柜的，希望这人帮他生活下去。

捷连季象一个贼似的，黑夜里悄悄地离开了他的老家。他驾着马，不断地用他那双牛眼般的大眼睛往回看。马慢步走着，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伊利亚钻在干草堆里，很快就沉入孩子

的酣睡里去了……

半夜里，他被一种狼嗥似的可怕的怪声惊醒了。夜色明净，车子停在一座树林旁，马在车子附近一面喷鼻，一面吃着露水浸湿的青草。田野的远处高耸着一棵大松树，孤零零地兀立着，好象是从树林里被排挤了出去似的。这孩子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不安地四处张望，寻找他的叔叔。在深夜的寂静中，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而稀疏的声音听得很真切，马儿的粗重的鼻息声传得很远，一种颤抖的怪声在空中凄凉地荡漾着，使伊利亚很害怕。

“叔叔！”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呃？”捷连季急忙答应，那狼嗥声也突然停止了。

“你在哪里？”

“在这里……你只管睡吧！……”

伊利亚这才看清他叔叔坐在树林旁边的一个小土丘上，黑糊糊的一团，象一个从土里挖出来的树墩子似的。

“我害怕。”孩子说。

“怕什么呀？只有我们在这里。”

“什么东西在嗥叫……”

“那是你在梦里听到的……”

“真的在嗥叫嘛……”

“唔，那是一只狼，它远着呢……睡吧……”

但是伊利亚再也睡不着了。他怕这寂静，那凄凉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响着。他仔细地望了望周围，看见他叔叔正向远处树林中间的一座山头眺望，在那山上矗立着一座有五个圆顶的白色教堂，教堂上方有一个滚圆的大月亮明亮地照耀着。伊利亚认得那是罗莫达诺夫教堂，离它两俄里，在树林中间的山谷上面，就是他们的基捷日纳亚村。

“我们没走多远。”他若有所思地说。

“什么？”他叔叔问道。

“我说，走得再远些才好……有人还会从那边来的。”

伊利亚满怀仇恨地向村子那个方向点了一下头。

“我们是要走的，稍等一会儿！”叔叔说。

一切又归于寂静。伊利亚用胳膊把身子支撑在大车的前端，也开始朝他叔叔眺望的方向看去。在一片浓黑的树林里根本望不到村子，但是他却好象看见了它以及它所有的茅屋和人们，也看见了街道中央井旁边的一棵老柳树。柳树的树根旁，他父亲被绳子绑着躺在那里，身穿一件被撕破的衬衫；他的两手被反绑在背后，裸露的胸膛向前挺着，头就象长在柳树的树干上一样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好象死了一样，而那双可怕的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一些农民。他们人数很多，都在高声叫着，骂着。孩子回忆起这一情景，便感到很苦恼，他的喉咙也开始刺痛起来。他觉得快要哭出来了，但他不愿意惊动他叔叔，于是他就强忍着，把他那小小的身体越来越紧地蜷缩起来……

突然，空中又响起了低声的嗥叫。起初好象有什么人沉重地叹了口气，一阵呜咽之后，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哀号。

“哦——呜——哦！……”

孩子吓得一哆嗦，呆住了。那声音却一直在颤动着，越来越响。

“叔叔，是你在哭泣吗？”伊利亚喊道。

捷连季没有回答，也不动弹。于是，孩子从车上跳下来，跑到叔叔跟前，倒在他腿上，抱住两条腿，也号啕大哭起来。透过哭声，他听见叔叔的声音：

“他们把我们赶出来了……哦，上帝！叫我们上哪儿去呀？”

孩子一边哭，一边哽咽着说：

“等着吧……等我长大了……我要让他们瞧瞧厉害！……”

他流了一通眼泪之后，就打起瞌睡来了。叔叔把他抱起来放到车上，自己又走到一边，重又拖长声音，象一条小狗似的，悲伤地号哭起来。

伊利亚还记得他到达城里的情景。那天清早醒来，他看见面前有一条浑浊的大河，河对岸的高山上，有许多红绿屋顶的房屋和草木葱郁的花园。房屋紧密而好看地群集在一起，沿着山坡越升越高，在山顶上排成整齐的一列，骄傲地俯瞰着河对岸。教堂的金色十字架和圆顶，高耸在那些屋顶之上，伸向天空。太阳刚刚升起，它的斜射光线从房屋的窗上反射出来。全城都点染着灿烂的色彩，闪烁着金光。

“啊哟，原来是这样的！”孩子叫了起来，睁大眼睛看着这幅奇妙的景色，在默默的赞叹中呆住了。接着，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思想：象他这样一个穿着粗布短裤、蓬头散发的小孩子，跟他那笨手笨脚的驼背叔叔，将到哪里去住呢？人们会让他们走进这个清洁、富有、闪着金光的大城市吗？他想，他们的马车之所以停在这河边上，就是因为穷人是不让走进这个城市的。叔叔大概是去请求让他们进城而走开了。

伊利亚心里焦急，不安地开始四处张望，寻找他的叔叔。他们的车子周围还停着许多货车，有几辆车上竖立着放牛奶的木架子，另外一些车上装着一笼笼家禽，一筐筐黄瓜、洋葱、浆果和一袋袋土豆。在货车上和货车周围坐着和站着许多农夫和农妇，他们的样子都非常特别。他们大声谈着话，口齿清楚，他们不穿蓝色粗布服，却穿着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和鲜红的斜纹布衣服。他

们脚上差不多都穿着皮靴。虽然有一个佩带军刀的人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但他们不仅不怕他,甚至不向他行礼。这一切都使伊利亚非常欢喜。他坐在车上,观看着这幅在阳光照耀下鲜明的生动情景,并梦想着他也穿上皮靴和斜纹布衬衫的那一天。

捷连季叔叔在远处的农民中间出现了。他高高地昂着头走着,两脚坚定有力地踏在厚厚的沙土地上。他神情快活,老远就对伊利亚微笑着,向他伸出一只手,给他看一样什么东西。

“上帝保佑我们,伊留哈^①!那个叔叔,我一下就找到了……这给你,你先吃点儿这个吧!……”

他给了伊利亚一个小面包圈。

孩子差不多带着虔敬的神情接过那个面包圈,把它揣在怀里,不安地问道:

“不放我们进城吗?”

“马上就放。渡船马上就来,——来了咱们就走。”

“咱们也走吗?”

“当然罗,咱们也走。”

“咳!我还以为不放咱们过去呢……可是到了那里,咱们住在哪儿呢?”

“这倒还不知道。”

“要是能够住在那幢红的大房子里就好了。”

“那是营房!……那是大兵住的地方。”

“好,那么就住在那上边的一幢——就是这幢吧!……”

“你想得倒不错!我们上那里太高了。”

“不要紧,”伊利亚满怀信心地说,“咱们能爬上去。”

① 伊利亚的爱称。

“唉，你这小子！”捷连季叹了一口气，又上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他们只得住在城边靠近集市广场的一幢灰色大房屋里。这房屋四面的墙都搭出各种各样的附属小屋，有的新一些，有的却跟正屋本身一样，灰暗而肮脏。这所房屋的门窗都歪歪斜斜，什么都轧轧作响。附属小屋、栅栏、大门，样样都挤在一起，成了一大堆已经半腐朽的木头。玻璃窗因为老旧而模糊昏暗，房屋正面有几根圆木向前突出。这种情景，使房屋跟在这屋里开了一家小饭馆的主人很相象。房主也是苍老而灰溜溜的；在他那衰老的脸上的眼睛，活象窗户上的玻璃；他走路时，拄着一根粗拐杖；他的凸出的大肚子，肯定使他感到很吃力。

伊利亚住进这房子的头几天，到处乱窜，对什么都仔细观察。房子那惊人的容量，使他十分惊讶。房子里挤满人，似乎里面的人比基捷日纳亚整个村子的人还要多。房子的上下两层都让饭馆占了，老是挤满了人。顶楼上住着几个女酒鬼，其中有一个绰号叫玛季查的，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嗓音粗哑的女人。她那双恶狠狠的黑眼睛，使这孩子感到害怕。地下室里住着：鞋匠佩尔菲什卡同他那生病的、缺腿的老婆和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儿；捡破烂的老爷爷叶列麦；一个要饭的老太婆，她又瘦，又爱吵闹，人家叫她“半月嘴”；还有一个赶马车的马卡尔·斯捷潘内奇，他是一个上了岁数、性情温和、沉默寡言的人。院子的一角搭了一个铁匠铺，那里从早到晚都生着火，焊着轮箍、钉着马掌、敲打着铁锤；高大健壮的铁匠萨维尔，用低沉而忧郁的嗓音不停地唱着歌。有时，萨维尔的老婆也在铁匠铺。她是一个矮小、胖胖的女人，长着淡褐色的头发和一双碧蓝的眼睛。她的头上老是包着一条白头巾，这在黑洞洞的铁匠铺里，看见这个白色的头巾是很令人奇怪的。她常常发出银铃一般的笑声，萨维尔却用打

铁似的大声去应和她。但他更常常用吼叫回答她的笑声。

这座房子的每一个隙缝里都嵌着人。从清早到深夜，叫嚷声和喧闹声震荡着房子，好象这房子是一口生锈的旧锅，里面有什么在沸腾着和熬煮着似的。傍晚，人人都从隙缝里爬出来，聚集在院子里，坐在大门边的长凳上；鞋匠佩尔菲什卡拉起手风琴，萨维尔哼着歌曲，玛季查要是已喝醉了，就会用没有人听得懂的词句唱些特别的、十分忧伤的曲子。她唱着，并且不知为什么还要伤心地哭泣着。

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所有住在这房子里的孩子们都聚集在叶列麦老爷爷周围，坐成一圈，恳求他说：

“老爷爷，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老爷爷用他那双有病的发红的眼睛望着他们，从眼睛里顺着脸上的皱纹不断流下浑浊的泪水。他把那顶棕黄色的旧帽子紧紧地扣到前额上，开始用细弱而颤抖的声音抑扬顿挫地讲起来：

“从前某一个王国里，也就是某一个国家里，出了一个共济会员，他是一个异教徒，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他们因为有罪，那无所不知的天主、上帝，就把惩罚降到他们的儿子身上……”

当叶列麦老爷爷张开黑黝黝的、没有牙齿的嘴时，他那白色的长胡须便抖动着，飘荡着，他的头也摇晃着，同时，泪珠就顺着两颊的皱纹不停地一滴一滴往下滚。

“这个异教徒儿子也真胆大包天，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爱圣母，走进教堂时不鞠躬，也不听父母的话……”

孩子们听着老爷爷细弱的声音，默默地望着他的脸。

听得最专心的是长着淡褐色头发的雅什卡^①——饭馆掌柜

^① 雅科夫的小称。

彼得鲁哈的儿子。他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孩子，尖尖的鼻子，细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当他奔跑时，他的头在两肩之间来回晃动，象是要掉下来似的。他的眼睛也是大而惶惶不安的，老是胆怯地从这儿溜到那儿，好象怕停留在什么东西上，要是停下来，就怪模怪样地瞪着，使这孩子的脸上带有一种绵羊的表情。他那清瘦而没有血色的脸和一身干净结实的衣服，使他在这一大群孩子中显得很突出。伊利亚马上就跟他做了朋友。在他们认识的第一天，雅科夫就用一种神秘的口气问他的新伙伴：

“你们村子里有很多巫师吗？”

“有，”伊利亚回答说，“我们以前的邻居就是巫师。”

“是红头发的吗？”雅科夫小声问道。

“是白头发的……他们全都是白头发的……”

“白头发的，还好……白头发的，是好人……可是有些是红头发的，那就糟了！他们喝人的血……”

他们坐在院子里最好的、最舒适的角落里，在接骨木树下的一堆垃圾后面，那里还有一棵高大的老菩提树。要到这地方来，得经过板棚和正屋之间的一条狭窄的夹道。这地方很清静，从这个角落里，除了头上的一片天空和一堵有三个窗户（其中两个是钉死了的）的墙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在菩提树的枝头上，麻雀吱吱喳喳地叫着。在树根旁的地上，两个孩子坐着，悄悄地谈论各种使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在伊利亚眼前，整天转动着一种庞大的、五颜六色的东西，叫嚷着和喧闹着，使他耳聋目眩。起初，他在这种沸腾杂乱的生活里感到迷惘，变得有点呆头呆脑。在饭馆里，伊利亚站在汗流浹背的捷连季叔叔洗餐具的桌子旁边，看着人们走进来，吃喝、叫嚷、接吻、打架、唱歌。烟草的烟雾在他们周围飘浮着，而他们